

撫
言

冊
二



唐撫言卷八

通榜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儔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儔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紆其次六人張茲尉遲汾李紳張俊餘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韋紳俊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陸忠州榜時梁補闕肅王郎中傑佐之肅薦八人俱捷餘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儔員外書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遺盧參預之第二第三榜陳議柳遜起居舍人于兢佐之錢紫微珣亦頗通矣

鄭顥都尉第一榜託崔雍員外爲榜雍甚然諾顥從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顥待榜不至隕穫日至會雍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顥問有何文字壽兒曰無然日勢旣暮壽兒且寄院中止宿顥亦懷疑因命搜壽兒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壽兒以

顯蠟彈丸進顯卽榜也顯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無更易

主司撓悶

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榜撓悶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

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翱之壻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翱自言能使鬼神翱謂其妖叱去旣而謂翱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翱愈怒命繫於非所其夕內子心痛將絕頗爲兒女所尤亟命召至謝焉道人唯唯而已翱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數斗不能亂翱心敬憚以孺人之危爲乞因請爲翱奏章其妻尋愈翱叩頭致謝復謂翱曰所寫章不謹某向甚懼謫罰翱對以自札固無錯誤其人微笑卽探懷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翱益神之後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翱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爲嫌因訪於道

人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凡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暨疊耻卽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案手疏二緘遲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翱如所教尋遞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卽開小卷辭云非頭黃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休爲狀元黃價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翱鎮襄陽其人復至翱虔敬可知也謂翱曰鄙人載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翱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尙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爲將相

夢

鍾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爲習業之所因手植一松於庭際俄夢朱衣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輻惡之爾來三十餘年輻方策

名使人驗之松圍果三尺矣

沈光始貢于有司嘗夢一海舩自夢後咸敗於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之夢而特地不測無何謝恩之際升階忽爾迴颺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船卽夢中所覩物

孫龍光偃崔澹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偃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喜即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

予次匡廬其夕遙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謂魚透龍門凡三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中輟既三舉矣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僥忝矣

聽響卜

畢誠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同人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韋甄及第年事勢固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撓懷
俄聽於光德里南街忽覩一人叩一板門甚急良久軋然門開呼曰
十三官尊體萬福旣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狀頭

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爲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與無預評
品者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誤聽薄劣俾爲社稷棟
梁諸學士皆一時英雋奈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
年七十餘獨趨進曰未諭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
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札一人則
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咨嗟歎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
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
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親筆自札之

鄭損舍人光啓中隨駕在興元丞相陸公展爲狀元先是展與損同

止逆旅展于時出丞相文忠公之門切於了却身事時已六月懇叩公希奏置舉場公曰奈時深夏復使何人爲主司展曰鄭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請展致謝於損展乃躬詣損拜請其榜貼皆展自定

遭遇

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寶應二年一榜之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俊造馳驚之所二子久屈場籍其年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爲急無何並馳人事因迴避朝客誤入昕第昕岸幘倚杖謂二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潛訪於閹吏吏曰蕭尙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面贄大蒙稱賞昕以久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喜因留連竟日俄有一僕附耳昕盼二子靦然既而上列繼至二子隱於屏後或曰二十四年載主文柄國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不意是昕猶慮數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旣去二子辭昕面告之復許以高第竟如所諾

友放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碁爲交友碁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碁絕前人復約敏中爲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旣而碁果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碁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碁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負陽而寢前人覩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碁矣

誤放

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辭初與計偕到京師後時趁試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真覩其色目卽舉人也命一介致問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真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誼所爲大怒而忌之因詰

責遣徙他舍誼亦無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過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爲淺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聘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爾及誼謝恩方悟己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鄭侍郎薰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寒峻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爲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憂中有喜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咸通十二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鶩緩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

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
後旬日登第矣

爲鄉人輕視而得者

許棠宣州涇縣人早脩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爲小吏洎棠應二十餘
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爲歌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
灞漕間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都者吏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
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與棠同硯席棠甚侮之後遵成名五年

棠始及第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卽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爲縣
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
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
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時伉方跨長耳

一 珍傲宋版印
縱遊於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郎
及第彭伉落驢

已落重收

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陵轢氣焰子弟爲衆所怒非熊旣爲所排
在舉場三十年屈聲聒人耳長慶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
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爲童
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元和九年韋貫之榜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漢公尙書乃貫之前榜門
生盛言堯藩之屈貫之爲之重收或曰李景讓以太夫人有疾報堂
請暫省侍路逢楊虞卿懇稱班圖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
省司詢之所試程探鞫中得賦彙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
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

乃於故策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
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
賦次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賞歎不已於陵
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
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
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于是請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
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老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
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
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
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也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
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脚狀希羽歙州人也辭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

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中人皆以詩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順矣
時謂五老榜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
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侗丞相魯公
損之子侗及第翌日損登庸王侗過堂別見

歸黯親迎拜席日狀元及第榜下版巡脫白期月無疾而卒

別頭及第

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錢令緒鄭人政王悌崔志恂等四人亦謂
之承優及第

楊巖等會昌四年王起奏玉人楊知至刑部尚書源重故相牛僧孺之子鄭

朴河東節度使楊巖監察御史寶緘故相易直之子恩旨令送所試雜文付

翰林重考覆續奉進止楊巖一人宜與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時楊知

至因以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燕與冥鴻不合翩翹向碧空寒谷謾
勞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三
月春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及第後隱居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于九華長
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脩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不起制曰前進
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歸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
屏蹟邱園絕蹤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
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
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可右拾遺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蹟
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大行於世

皇甫穎早以清操著稱乾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穎以垂堂之誠絕

意祿位隱于鹿門別墅尋以疾終

入道

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爲道士

蕭俛自左僕射表請度爲道士

蔣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亂相離遂屏跡邱園因應天令節表請入道從之

顧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歸慶旣莫知況寧否亦隱於舊山或聞有所遇長生之秘術也

論曰士之謀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達失二揆宏道要樞可謂勤於脩己者與苟昧於斯繫彼能否臨深履薄歧路紛如得之則恃己所長失之則尤人不盡干祿之子能不慎諸及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缺望不足倚之而圖富貴倚之則事怠怠則智性昏引之則感通通則尤怨弭故孔孟之言命蓋阨窮而已矣有若立身慎行與

聖哲同轍者則得喪語默復何薑芥乎復何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
忘者恩與知而已矣包子之誤放李翱之奏章足以資笑談不足以
彰事實有功成身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齒矣

唐撫言卷八

善哉善哉

日七之...

...

...

...

...

唐撫言卷九

防慎不至

張峴妻顏蕘舍人猶女峴有樊表兄者來自江之南告峴請叩蕘求宰字峴許之而蕘久不應樊謂誑己中心銜之頗切一日謂峴曰第卷軸不鄙惡札可以佐第峴欣然以十餘軸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試每軸頭爲札三兩紙而授之峴鬱悒而已

房珣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錄之際仰泥落擊翻硯瓦汗試紙珣以中表重地祇薦珣一人主司不獲已須應之珣旣臨曙更請叩副試主司不諾遂罷

李廷璧乾符中試夜於鋪內偶獲襖子半臂一對廷璧起取衣之同鋪賞之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賊也

誤掇惡名

華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嘗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

至京師時已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
謗議喧然後頗至沈棄終太學博士

劉纂者高州劉舍人蛻之子也嗣爲文亦不惡乾寧中寒棲京師偶
與一醫工爲鄰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貸於其人其人卽上樞吳開府
門徒嗣薛王爲大京兆醫工因爲知柔診脈從容之際言纂之窮且
屈知柔甚領覽會試官以解送等第稟於知柔知柔謂纂是開府門
人來囑斯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知
其由自是纂落數舉方悟萬計莫能雪之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
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揚篆員外乾符中佐永寧劉丞相淮南幕因遊江失足墜水待遣人
歸宅取衣久之而不至公聞之命以衣授篆少頃衣至甚華靡問之
乃護戎所賜時中貴李全華監揚州公聞之無言後除起居舍人爲同列譖改

授駕部員外郎由是一生坎軻

好知己惡及第

邵安石連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連江安石以所業投獻
遇知遂挈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刺詩曰
懶脩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
人來鄭隱者其先閩人徙居循陽因而耕焉少爲律賦辭格固尋常
咸康末小魏公沆自闕下黜循州佐于時循人稀可與言者隱贄謁
之沆一見甚慰意自是日與之遊隱年少懶於事因傲循官寮由是
犯衆怒故責其逋租繫之非所沆聞大怒以錢代隱輸官復延之上
席未幾沆以普恩還京命隱偕行隱稟性趨趨沆之門吏家僕靡不
惡之往往呼爲乞索兒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隱狎遊多不館宿左
右爭告沆召隱微辯隱以實對沆又資以財帛左右尤不測也行至
商顏詔沆知貢舉時在京骨肉聞沆攜隱皆以書止之沆不能捨遂

令就策試然與諸親約止於此耳暨榜除之夕沆巡廊自呼隱者三
四矍然頓氣而言曰鄭隱崔沆不與了却更有何人肯與之一舉及
第然隱遠人素無關外名足不蹟先達之門既及第而益孤上過關
讌策蹇出京槃桓淮浙間中和末鄭續鎮南海辟為從事諸同舍皆
以無素知聞隱自謂有科第志無復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續不得
已致隱於外邑居歲餘又不為宰君所禮會續欲貢士以幕內無名
人迎隱尸之其宰君謂隱恨且久仇之必矣遂於餞送筵置鴆隱大
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為楊崖州炎所知欲奏補闕懇曰願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
不曉呈試先求題目為地崔教知之旭日都堂始開盛氣白侍郎曰
白雲起封中賦教請退主司於簾中卒愕換之是歲二崔俱捷

好及第惡登科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襪子上着莎衣蔡京與孟容同

論曰古人舉事之所難者大則赴湯火次則臨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操空拳冒白刃聞者靡不膽寒髮豎永爲子孫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三百年來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愧彼爲裘之義覲乎析薪之喻方之湯火深薄空拳冒刃危在彼矣是知瓜李之嫌蕙苴之謗斯不可忘若邵鄭二子單進求名之志先其類雖順坂之勢可惜而握苗之戒難忘名旣靡揚得之不求崔公脅制仁者所不爲也許蔡二公所取者道也非爲名也莎錦之譬謔浪而已

敕賜及第

韋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敕賜及第擢入內庭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特敕賜及第中外賀緘極衆唯鄆州李尙書種一章最著乃福建韋尙書岫之辭也於是韋佐鄆幕略曰用敕代牒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煙何人析桂

泝甘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爲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相國深所慊鬱蓋指斥太中的也

杜昇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刺劍州昇爲軍倅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入內章中令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敕復前官并服色議者榮之

秦韜玉出入大闥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敕放及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置書謝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牆邊幸同恩地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於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恩賜及第後爲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與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尹判鹺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切於批答知柔以彥昌名聞

遂命權知學士居半載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卿爲本寺人吏所累南遷

表薦及第

乾寧中駕幸三峯殷文圭者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榜內時楊令公密行鎮維揚奄有宣浙楊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間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爲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

梁王王乃上表薦之文圭復擬飾非徧投啓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鷄鷓避風不望洪鐘之樂旣擢第由宋汴馳過俄爲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然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常以文圭爲證白馬之誅靡不由此也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寧中隨計至三峯行在永樂崔公卽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舉乃以一絕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鬢鬣上龍

門時主文與奪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時崔相公徹特權即永樂猶子也因之敗於

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敕賜及第

惡得及第

于稅舊名韜玉長興相國兄子貴主視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與於關節由是衆議喧然廣明初崔厚侍郎榜貴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爲設庭燎仍爲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選內人美少者十餘輩執燭跨乘列於長興西門既而將入辨色有朱衣吏馳報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胡子稅小字諸炬應聲擲之于地巢寇難後於川中及第依棲田令孜矣或曰稅及第非令孜力後依其門耳

高鏞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鏞庭譴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鏞戒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鏞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鏞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峨鏞曰狀元已有人

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
侍郎不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
謙詞貌堂堂錯見之改容不得已遂禮之矣

黃郁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
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為令孜賓佐俱為孔魯公所嫌文德中與
郁俱陷刑網

芳林十哲今記得者八人

沈雲翔亞之弟也

林繕改名絢閩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鄭玘 劉業 唐珣 吳商叟已上四人未知其詳

秦韜玉京兆人父為左軍軍將韜玉有詞藻亦工長短歌有貴公子

行曰階前莎毯綠不卷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粧點池

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鬪鷄走狗家世事抱

來皆佩黃金魚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然慕柏耆爲人
至於躁進駕幸西蜀爲田令致擢用未期歲官至丞郎判鹽鐵特賜
及第

郭薰者不知何許人與丞相于都尉向爲硯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復
縮財賦薰不能避譏嫌而樂爲半夜客咸通十三年趙隲主文斷意
爲薰致高等隲甚撓阻而拒之無名會列聖忌辰宰執以下於慈恩
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餘各方寸許隨風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題曰
新及第進士郭薰公卿覽之相顧鞮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

咸通中自雲翔輩凡十人今所記者有八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
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然皆有文字蓋禮所謂君子達其大者遠
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與失乃不能糾別淑慝有之矣語其蚩
豕之心者豈其然乎

陳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辭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嘗注維摩經進上
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內道場僧進經頗抑挫之止授少列
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疎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
雖接對相公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爲道士隸名於
昊天觀咸通中降聖之辰二教論義而黃衣屢奔上小不懌宣下令
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
門爲主論自誤引涅槃經疏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
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旣而錯
愕殆至顛墜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
衣一襲磻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上聽云磻叟衣
冠子弟不願在冠帔頗思理一邑以自効耳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
磻叟莅事未終考秩拋官詣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引爲羽翼非時召
對數刻磻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城家可以贍

軍一二年上問邊城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大爲巖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誣罔上聽許斥大臣除名爲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蹶輒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墜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墀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磻叟得量移爲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磻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磻叟泝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禮之鄉漸及逍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餘輩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爲隄防旣而爲卒伍所陵全家泝漢至賈塹後門三十餘口無噍類矣

劉子振蒲人也頗富學業而不知大體尤好陵轢同道詆訐公卿不恥干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明庭稠人廣衆罕有與之談者居守劉公主文歲患舉子納卷繁多榜云納卷不得過三軸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掇凶譽子振非不自知蓋不能抑壓耳乾符中官爲博士三年釋奠禮畢令學官講書宰臣已下皆與聽焉時子

振講禮記陸鸞周易

李沼者封川相猶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順中邠州節度使尙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於禹沼樂遊行瑜之門行瑜呼沼李郎會與計偕僕馬生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沼負是大恣未幾按甲來覲諷天子誅大臣縉紳間重足一蹟沼出入行瑜之門頗有得色及行瑜敗詔捕沼沼亡命秦隴

論曰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于賤工器之陋也偉才任於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脩業苟昧乎識未有一其行藏者也矧乃時之不來命或多蹇善惡蔽於反己得失倖於尤人豈不驟達終危雖榮是辱非夫克明躁靜之本洞究存亡之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而能索身於坦夷者未之有也楊子雲曰治亦鳳也美才高識其唯君子歟

唐撫言卷九

唐撫言卷九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三
 第十四
 第十五
 第十六
 第十七
 第十八
 第十九
 第二十
 第二十一
 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
 第二十四
 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
 第二十七
 第二十八
 第二十九
 第三十
 第三十一
 第三十二
 第三十三
 第三十四
 第三十五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
 第三十八
 第三十九
 第四十
 第四十一
 第四十二
 第四十三
 第四十四
 第四十五
 第四十六
 第四十七
 第四十八
 第四十九
 第五十
 第五十一
 第五十二
 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第六十一
 第六十二
 第六十三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第六十八
 第六十九
 第七十
 第七十一
 第七十二
 第七十三
 第七十四
 第七十五
 第七十六
 第七十七
 第七十八
 第七十九
 第八十
 第八十一
 第八十二
 第八十三
 第八十四
 第八十五
 第八十六
 第八十七
 第八十八
 第八十九
 第九十
 第九十一
 第九十二
 第九十三
 第九十四
 第九十五
 第九十六
 第九十七
 第九十八
 第九十九
 第一百

唐撫言卷十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斂衽然亦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邵詣闕進疏請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

乾符中蔣凝應弘辭爲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試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得色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

貞元中樂天應弘辭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也

論曰無義而生不若有義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雖抱屈於一時竟垂裕於千載者黃得之矣比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者白得之矣麟肝鳳髓不登於俎者其唯蔣君乎

海敘不遇

宋濟老於辭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撫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各明皇先問曰宋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譏宋濟曰白袍何紛紛答曰爲朱袍紫袍紛紛耳

張倬者東之孫也嘗舉進士落第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卽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固不遇因吟一絕而去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

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

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爲典謁所阻因賦一絕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羅隱光化中猶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於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莊布謁皮日休不遇因以長書疏之大行於世

溫憲先輩庭筠之子光啓中及第尋爲山南從事辭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盧汪門族甲於天下因官家于荆南之塔橋舉進士二十餘上不第滿朝稱屈嘗賦一絕頗爲前達所推曰惆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賦酒胡子長歌一篇甚著敘曰二子逆旅相遇貰酒於旁舍且無絲竹以用娛賓友蘭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於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觴之胡人心俛仰旋轉所向者舉杯胡貌類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

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誚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歡
擎出酒胡當玉盤盤中餽飢不自定四座親賓注意看可以不在心
否以不在面徇俗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
爾不耕亦不饑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
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雕鑄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裝
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爲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
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兩浙袞
以詩贈隱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天問
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
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隱答曰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卽神仙憩卽休
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鴿原謾欲均餘力鶴髮那堪問
舊遊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

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方欲就貢或訪於定定謔曰十三郎儀表堂堂好箇軍將何須以科第爲資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之長晚年喪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灑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愁跨蹇驢風尙緊靜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猶掛東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於兵火竟無成而卒

歐陽灑者四門之孫也薄有辭賦出入場中僅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閣下灑卽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灑慶弔不虧韋公雖不言而心念其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灑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俾灑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讌於府幕旣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灑答書旣呈於公公覽之憮然因曰十年不見酌

然不錯

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詩人爭爲詩以弔之唯供奉僧棲白擅名詩曰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李洞唐諸王孫也嘗遊兩川慕賈閔仙爲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爲終南山詩二十韻句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曰斲竹煙嵐凍偷秋雨雹腥遠平丹鳳闕冷射五侯廳大約全篇得唱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饑飡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又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懺射鵬復贈高僕射曰征南破虜漢功臣提劍歸來萬里身閒倚陵雲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真復曰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鐙影裏煮孤燈復送人歸日東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時人但諛其僻澁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子華才

力浩大八面受敵以八韻著稱遊刃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
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
麴子華不怨所鄙而喜所許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獻曰公道
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之致
也

趙牧不知何許人大中咸通中數李長吉爲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
無痕蹟對酒詩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授六十甲子循環落
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捋白鬚饑魂弔骨吟古書馮
唐八十無高車人生如瘡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爲
娛勸君日飲一瓢夜飲一壺杞天崩雷騰騰紂非舜是何足憑桐君
桂父豈欺我醉裏騎龍多上升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
其餘尤上輕巧辭多不載

崔櫓慕杜紫微爲詩而櫓才情麗而近蕩有無機集三百篇尤能詠

如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復曰初開已入雕
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鵲詩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
天如此數篇可謂麗矣若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
日憐此頗形迹復能爲應用四六之文辭亦深侔章句

劉光遠不知何許人慕李長吉爲長短歌尤能埋沒意緒竟不知其
所終

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裔孫童非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
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嘗以詩酒放遊江左尤肆陵忽前達旁若無
人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鞠場宇初構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
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旣而標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
以車牛拽之磨去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
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
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子發牧歛州巖

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之以束帛辭以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載一時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迎至郡齋館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子發子發嘗以篇詠詫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山巖傑笑曰明照天下柰何獨照巴山耶子發慚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子發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噓須臾卽席還肇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亂巖傑苦河魚之疾寓于逆旅竟不知其所終

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詩格清雅與賈長江無可上人齊名島哭柏巖禪師詩籍甚及賀賦一篇與島不相上下島曰苔覆石床新師曾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忘身塔院關松雪房廊露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賀曰林逕西風急松枝講法餘

凍鬚亡夜剝遺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著影初此時頻下淚曾
省到吾廬

繆島雲少從浮圖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風其詩尤重奇險至如四五
片霞生絕壁兩三行雁過疎松復曰拋芥子降顛狒狒折楊枝灑醉
猩猩廬山瀑布曰白鳥遠行豎玉虹孤飲潭皆夔出前輩開成中常
遊豫章武宗朝准敕反初名甚喧然

胡玠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心於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問桑
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
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又月詩云輪中別有物後改云桂根寧有土光外

更無空玠與李鷲舊交鷲廉問江西弓旌不至

段維或云忠烈之後年及強仕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非聞中條山
書生淵藪因往請益衆以年長猶未發蒙不與授經或曰以律詩百
餘篇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強記諸生異之復受八韻一軸維誦之

如初因授之孝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書糧至蒲陝間遇一前資郡牧卽世請維誌其墓維立成數百言有燕許風骨厚獲濡潤而乃性嗜煎餅嘗爲文會每箇煎餅纔熟而維一韻賦成咸通乾符中聲名籍甚竟無所成而卒

劇燕蒲坂人也工爲雅正詩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曰祗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重榮甚禮重爲人多縱陵轢諸從事竟爲正平之禍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温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榜於都堂

任濤豫章筠川人也詩名早著有露團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他皆倣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鴈廉察江西特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鴈判曰江西境內凡爲詩得及濤者卽與放色役不止一任濤

耳

羅虬辭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肉聲常爲貳車屬意會貳車騁鄰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貯不令受所貳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絕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周緘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辭賦擅名緘嘗爲角觝賦略曰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手或非緘善角觝

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繇工八韻有飛卿之風

何涓湘南人也業辭嘗爲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

章碣不知何許人或曰孝標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

郎湘自長沙攜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賦東都望幸以刺之詩在好知已惡及第

門復爲焚書坑詩曰竹帛煙銷帝業虛昔年曾是祖龍居坑灰未冷

關東亂劉項從來不讀書

來鵠豫章人也師韓柳爲文大中末咸通中聲價益籍甚廣明庚子之亂鵠避地遊荆襄南返中和客死于維揚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絕咸通中初與來鵠齊名王棨嘗謂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漁腹誌一篇棨尤所推伏

張喬池州九華人也詩句清雅夙無與倫咸通末京北府解李建州時爲京北參軍主試同時有許棠與喬及俞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蠡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長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兔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場席多年以爲首薦喬與俞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尙書深知因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曰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卽不

如何曾見堯日相與啜澆漓

謝廷浩閩人也大順中頗以辭賦著名與徐夔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李巨川字下己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爲燕許體文廣明庚子亂後失身於人佐興元楊守亮幕守亮大闢復恭養子守亮敗爲華帥韓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內乾寧中駕幸三峯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時建奏勸諸王放散殿後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謀也上返正轉假禮部尙書充黃州節度判官上至華清宮遣使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其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咏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萬里克諧披覩之心掌拔一峯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駕幸岐梁太祖自東平擁師迎駕至三峯單騎出降旣而素忌巨川多謀遣人害之

陳象袁州新喻人也少爲縣吏一旦憤激爲文有西漢風骨著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羔雁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薨象復佐其子文政爲淮師攻陷象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黃老訖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湯箕潤州丹陽人也工爲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續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闡委未嘗有倦色傳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車文箕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製旣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難至臨川憂恚而卒

陳岳吉州廬陵人也少以辭賦貢于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寃晚年從豫章鍾傳復爲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因之博覽羣籍嘗著書商較前史得失尤長於班史之業評二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唐實錄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爲述作號陳子正言十五卷其辭賦詩別有編帙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聞之

復辟為從事後以讒黜尋遘病而卒

李凝古執事中損之子冲幼聰敏絕倫工為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絕一時天下仰風無何溥奏諸將各領一麾凝古獲濡潤而不之謝溥因茲減薄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東野工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為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使下廷評韓文公作誌東野諡曰貞耀先生賈島詩曰身歿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莊云不及第誤也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璿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璿肅行

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賀就試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鑲壓轡搖冬隴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磨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炯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冥鴻他日不差蛇與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命連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辨諱一篇不幸未登壯室而卒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敘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薦因襄陽大水遂爲大水辨極言誹謗有夜入真珠室朝遊瑋瑁宮之句公有愛姬名真珠

李羣玉不知何許人詩篇妍麗才力道健咸通中丞相脩行楊公爲奧主進詩三百篇授麟臺讎校

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文學之外尤善談笑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左居於姑蘇藏書萬餘卷詩篇清麗與皮日休爲唱和之友有集十卷號曰松陵集中和初邁疾而終顏蕘給事爲文誌其墓吳子華奠文千餘言略曰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爲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爲子文直上巔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閨川長晝白間爲子文渺茫岑寂豕突禽狂其來莫當雲沉鳥沒其去倏忽膩若凝脂軟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妍觸卽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煙

趙光遠丞相隱弟子幼而聰悟咸通乾符中以爲氣焰温李因之恃才不拘小節常將領子弟恣遊俠斜著北里志頗述其事

李甘字蘇鼎長慶四年及第登科記已注矣

莊云不及第誤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辭藻亞於兄不第而卒

劉得仁

陸逵

傅錫

平曾

賈島

劉稚珪

顧邵孫

吳人

沈珮

吳人

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傑餘力深究內典繇是屢爲浮圖碑做歐陽率更筆法酷似前人庚子亂後萍梗江浙間無何有美姬爲潤帥周寶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養由此名價減薄甲辰淮浙荒亂避地至廣州人不能知困於旅食以至書千字文授於龔俗以換斗筲之資未幾遘疾而終蒙頗窮易象著大順圖三卷

羅鄴餘杭人也家富於財父則爲鹽鐵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時宗人隱亦以律韻著稱然隱才雄而麤疎鄴才清而繇緻咸通中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志在弓旌竟爲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郵因茲舉事闌珊無成而卒

方干桐廬人也幼有清才爲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

新詩草裏論反語云村裏老謔疑而已王大夫

名與定保家諱一字同

廉問浙

東于造之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王公將薦之於朝請吳子華爲表
草無何公邁疾而卒事不諧矣

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徧在時人之口銜冤抱恨
竟爲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
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
名錄升三級便以特敕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聖澤後來
學者更厲文風

論曰工拙由人得喪者命非賢之咎伊時之病善不爲名而名隨之
名不爲祿而祿從之苟異於是不汨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
也反己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唐撫言卷十一

反初及第

劉軻慕孟軻爲文故以名焉少爲僧止于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旣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反初不第

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粲名內道場爲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譴之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弘辭崇職受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過策後爲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爲謀府策極力媒黻崇竟罹冤酷

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爲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詠之常擊節不已維待詔金鑾殿一日召之商較

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卽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臥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賈島字閔仙元和中元白尙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豔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衝口直致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

開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

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爲責辭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爲辭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醪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薦舉不捷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輦流所推風格罕及二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辭藻上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爲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祜以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

然身更不疑

長沙曰試萬言王璘辭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硯璘續絺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爲烏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迴颺所卷泥滓沾漬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搆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庶人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已得復失

楊知至會昌五年王僕射重奏五人源重楊知至楊巖鄭朴竇緘奉敕特放楊巖其餘四人皆落知至感恩自弔詩曰由來梁鷲與冥鴻

不合翩翹向碧空寒谷謾隨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當時泣玉情
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張瀆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瀆等八人趙渭南貽瀆
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爲祥瑞曾到蓬
山頂上來

以德報怨

裴埴舉宏辭崔樞考之落第及埴爲宰相擢樞爲禮部笑謂樞曰聊
以報德也

賈泳父脩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常佐武臣倅晉州昭宗幸蜀三
榜裴公時爲前主客員外客遊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嘗簪笏造泳泳
戎裝一揖曰主公尙書邀放鷄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贄頗銜之後
公三主文柄泳兩舉爲公所黜旣而謂門人曰賈泳潦倒可哀吾當
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惡分疎

宋人許畫閩人黃邁邁嘗宰滑州衛南與畫聲迹不疎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邁謗畫嘗答背矣畫性卞急時內翰吳融侍郎西銓獨孤損侍郎皆畫知己一旦畫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畫邁其年俱落

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蘇郎中璞初敘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啓事温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己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蒼黃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更懼也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爲郎吏亦寓于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

怨怒慙直附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于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首蓓還同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然人皆呼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旣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屬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
離校縱舟江滸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馬
迎珏共賞絕藝珏應召而至公從容爲客請一篇珏方懷怫鬱因以
發泄所蓄詩曰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
律始終留得董亭蘭公大慙恚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公橫海殊量干霄偉材鬱爲能賢特負公望雄
筆麗藻獨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流俗其爲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
遏姦邪其任郎官也則彌綸舊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則專掌綸
綍翱翔掖垣其遷侍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禮物良由心照明鏡手
握純鉤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謙能下士貴不易交頃辱音書恍
若會面眷顧之重宿昔不渝執翫徘徊緘藏反覆伐木之詩重作採
葵之詠再興何慰如之幸甚幸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
存然諾背憎嗜嗜少小不爲蘧蔭戚施平生所恥故得從遊君子廁

迹周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芻蕘公往在臨淄請僕
爲曹掾喜奉顏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賞斟酒鬪肉何曾暫
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友
嘗因醉後遂論晚慕官資衆識許公榮陽勃然不顧公誠相期於下
郡咸及爲榮志氣之間懸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唯僕
尙存得觀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時是春寒正
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靡中心搖
搖及次新鄉同爲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煙
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所屈斯
可爲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復加屯躋
屬公家豎逃逸竊藏無遺賴僕僑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月以盡
有無巷雖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諢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
僕詠公以漿粥和酒復有憨嫗提攜破筐頻來掃除共爲笑弄此疇

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爲貧士於焉貫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野酌留連數日款曲襟懷旋愴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摻袂淒然雖限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華館頻詣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謙語應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若無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吝偏形此疇昔之情五也公遷侍御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爲歡益深煥爛玉除之前馥郁香爐之下仰戴空極盡覩朝儀若在鈞天如臨元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曹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尋常接坐攀由鴻鵠倚是蒹葭咫尺餘光環迴未職官連兩載事等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進士文策同就侍郎廳房信宿重闕差池接席倚撫之務仰止彌高于時賢即幼年辭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祁奚僕聞善必驚是敬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騰已

遷京縣雖云報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於此猶有
可論況僕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稱揚
故爲繁冗今公全德之際願交者多昔公未達之前欲相知者少於
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居甚易之時下走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相
許明非勢利相趨早爲相國所知累遷官守其在銓管也用僕爲京
兆掾其在台衡也用僕爲尙書郎隻字片言曾蒙激賞連讒被謗備
與辨明察於危難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後緣疎惰自取播遷顧三省
而多慚甘一黜而何贖歷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周星
歲從閩適越染瘴纏疴比先支離更加枯槁盡作頽鬢難爲壯心常
情尙有咨嗟故舊能無歎息非辭坎壈但媿邪揄徧觀昔人沈淪多
因推薦其有超然却貴自達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賢須逢鮑叔以陳
平之智須遇無知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以禰衡之俊見藉孔融如
此之流不可稱數其於樗散必待吹噓如公顧眄生光翦拂增價豈

忘朽株之事而輕連茹之辭乎卽有言而莫從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復恐傍人疎間貝錦成章僕既無負於他人豈有嫌於僕愚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復難重爾嘗試大抵如之或在蒼黃或於疑似都由聽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豐隙廉藺獨能生覺蕭朱杳不深知備出時談可爲殷鑒且今之從政必也擇人若非文儒祇應吏道僕於藻翰留意則下筆成章僕於幹蠱專精則操刀必割歷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餘年夫琢玉爲器者尙掩微瑕偻木爲輪者猶藏小節僕縱有短身還有長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爲之嗟乎不與其間益用惆悵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幾何竟當遂否天不可問人欲奚爲然則同時郎官及餘親故自僕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一負聲華豈無知己不與年壽相次歿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與追從亦思題篇匪朝卽夕索然皆盡非慟而誰

不奈吾儕多從鬼錄獨求榮進實愧無厭向前借譽於公是謬自頃
探釋氏苦空之說覽莊生齊物之言寵辱何殊喜愠無別希求速進
者未必以前有永甘棄廢者未必以後無倚伏難知吉凶何定朝榮
暮落始富終貧范卷簣而後榮鄧賜錢而餓死當黥而貴折臂猶亨
飜覆何定波瀾飄飄風雨任運推轉何必越性干祈但以鄴城最當
官路使命來往賓客縱橫馬少憩鞍人當倒屣俸祿供幣蓋不足云
筋力漸衰故難堪也儻少乖阻卽起憾辭誠兼濟之義存若屢空而
理在加以物務牽率形役徒勞幸有田園在於河內控帶泉石交映
林亭密邇太行尤豐藥物素書數千卷足覽古今子姪五六人薄閑
詩賦兼令佐酒何處生愁更引圍碁別成招隱風來北牖月出東岑
往往觀魚時時夢蝶唯開一徑懶問四鄰潘岳於是閑棲梁竦由其
罷歎行將謝病自此歸耕倘不遂微誠明神是殛遠陳本末之事庶
體行藏之心秋中漸涼惟納休謚出處方異會合無期願以加飡匪

唯長憶不具張楚白

任華慙直上嚴大夫賤逸人姓任名華是曾作芸省校書郎者輒敢長揖俾三尺之童奉牋於御史大夫嚴公麾下僕隱居巖壑積有歲年銷宦情於浮雲擲世事於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榮非求利昨遷拜中憲臺閣生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言之何者華自去冬拜謁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袞相期衆君子聞之當仁矣華請陪李太僕詣闕庭公乃謂太僕曰任子文辭可爲卓絕負寃已久何不奏與太僕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緊而後慢若是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公之恩遇薄於茲辰退思伏念良增歎惋耳況華嘗以三數賦筆奉呈於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來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爲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曾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嘗思漁釣尋常杖

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望於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華與京尹杜中丞書中丞閣下僕常以爲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無何建母喪家貧假借服具而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焉及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者建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以曾往來亦受其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立之門固不易耳僕非求名非求媚是將觀公俯仰窺公淺深何也公若帶驕貴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謂威足陵物不能禮接於人則公之淺深於是見矣公若務於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之曩日迴青眼於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不敢成公之美事于是將投公藥石之言療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以卑辭中之以喜色則膏肓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喜

聽之何者當今天下有譏諫之士咸皆不減於先侍郎矣然失在於倨闕在於怒且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復語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頃者似不務此道非恐乖於君子亦應招怒於時人禍患之機怨讎之府豈在利劍相擊拔戟相撞其亦在於辭色相干拜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秀獲罪嵇叔夜爲鍾會所圖古來此類蓋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爲深誠乎必能遇士則誠於倨撫下則宏以恕是可以長守富貴而無憂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不用華言亦唯命明日當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華與庾中丞書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路一到京輦嘗以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授過衛霍之廬苟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一昨不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剪拂由是以公爲知己矣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是益知公懿德宏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

終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輒不自料而有祈巧於公哉若道不合雖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爲壽僕終不顧況肯策款段崎嶇傍人門庭強言乎矧僕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卽當分減然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於公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輟於己方可以成濟之道公乃曰分減豈輟己之義哉況自蒙見許已經旬日客舍傾聽寂寥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爲閑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輕於信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唯公留意耳任華頓首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爲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於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

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曉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恥從賣醪博徒遊者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有璧者恥爲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賓客別去過半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璧者謂君爲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卽日斬美人頭造璧門者謝焉賓客由是復來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況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卽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華頓首

崔國輔上何都督履光書崔國輔謹上書于都督何公節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責以爲怠於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宦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

明禮修身踐言合道以成禮今人無禮多涉於佞媚不全於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孜孜善行者爲失禮悲夫古之有禮者則貴今之有禮者則賤雖然君子終身不棄禮爲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常見君公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徒見待君公聞叔向乎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爲晉國之望張良婦人也而懦次之華宜君公不禮蕭曹爲刀筆吏碌碌無奇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於楚張儀之利口鞭於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言哉

朱灣別湖州崔使君書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於瀟澗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某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請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某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實非公

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戰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

論曰夫子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之遜人不以爲詔言之危人不以爲訐蓋言與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來未有如某之聖者儒有用言干進幾乎若乃交道匪終得言紀之者時則有其人矣

唐撫言卷十一

唐摭言卷十二

自負

杜甫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
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
文彩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旁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論心背面笑
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甫獻韋右丞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
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將
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堯
舜上再使風化淳此意竟蕭索行謁非隱淪騎驢三十年旅食京華
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
歛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
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効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只是

走踐踈今欲東入洛卽將西去秦尙憐終南山迴望清渭濱常擬報
一飡况懷辭大臣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

崔仁師之孫崔湜并滌及從兄蒞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
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人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
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受萬年錄事流外官共見宰
執訴云赤錄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進士欲奪則等色人無措手足
矣遂罷

鄭起居仁表詩曰文章世上爭開路閱閱山東拄破天
張曙拾遺與杜荀鶴同年嘗醉中謔荀鶴曰杜十五公大榮荀鶴曰
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爭不榮荀鶴應聲答曰是公榮小子爭
得榮曙笑曰何也荀鶴曰天下祇知有杜荀鶴阿沒處知有張五十

郎

盧延讓業癖澁詩吳翰林雖以賦卷擢第然八面受敵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說詩一篇斷句云因知文賦易爲下者之乎子華笑曰上門惡罵來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爲閤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卽所得倍於常也

劉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進士納卷不得過三軸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此條雜見卷九四必門

元次山中興頌序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犯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夫立聖德大業者必有謦頌若今謦頌聖德刻諸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

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王適侍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卽位以四科慕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卽提所作書緣路歌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衆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尙書題集後曰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汙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有緱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

王貞白寄鄭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冰蠶乍吐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

袁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曹州布衣袁參頓首謹上梁公閣下參將自託於君長爲君用欲之乎且參之託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懷相印不失通侯壽客滿堂黃金橫帶則參請以車軌所至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稱君之長使天下之人不能議君矣若使君當不測

之時遘不測之禍身從吏訊妻子滿獄則參請以賢賢之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劍以白君寃使酷殺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緣謗書不得見察卒至免逐爲天下笑則參以一寸之節三寸之舌抗義犯顏解于闕庭使逐臣之名不能汙君矣君有感忿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士議欲侵君則參請以直辭先挫其口不爾則更以背血次汙其衣見陵之羞不能醜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秋萬歲後而君門闌卒有饑寒之虞則參請解參之裘推參之哺勉勉不怠終身奉之使子孫之憂不能累君矣此五者參之所以利君而自託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參於君非有食客之舊門生之恩今便欲自託於君長爲君用得無不知參意而疑參妄乎然妄心實亦有之何也參行年已半春秋客復數載黃金盡烏裘弊脣腐齒落不得成名而親之在堂終莫有慰日暮途遠不知所爲然獨念非君無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於君冀君一顧見誠使得慰親恐懼參聞

言爲必聽者出義爲知己者行丈夫雄心能無感激況今以親親之故而祈德於君使君歡然卒不見拒爾後卽參尙何面目遂得默然而已哉本向時之言終不負德夫幽則有鬼天則有神鬼神之間參所必有如使參敢負於君者則鬼神之靈共誅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偉才四入爲相艱難情僞君盡知之至於進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參之五利而許君乎參必愚儕皦生而自守取咎爾則君之相士何其備耶至愚殆欲窺君之鑒矣頓首頓首參今亦不敢盛稱譽上給于君然竊自言之正參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見相以義則參之本圖若見相以才則惟君所識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參顧此時坐而相棄語曰厚利可愛盛時難再失利後時終不有悔君獨不聞蒯人之泣乎昔蒯人爲商而賣冰于市客有苦熱者將買之蒯人自以得時欲邀客以數倍之利客於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蒯人進且不得冰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雲之中平衡

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賣冰之秋而士買冰之際有利則合豈宜失時苟使君強自遲迴至冰散則君尙欲開口其事焉得哉願少圖之無爲蒯人之事也參頓首

輕佻戲詠附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脩史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縉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雲臨歧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感因潛啓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吁歎而已

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形容何瘦生祇爲從來學詩苦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紙糊案子面昌圖

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人投獻辭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咨諧戲即命二僕昇苦海於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鋪爲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諮仗取一杓水光業爲取其人再曰便干託煎一碗茶得否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頗敘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更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羅隱謝裴廷翰詩卷云澤國佳人唯妝半面榮邱辨士或獻空籠

賈島不善程試每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小儀王堯任小賓

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旂蕘遽請下
句昭緯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洪晒天復
中自臺丞累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當制略曰陵轢諸父代嗣
其凶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舉人許乘驢鄭光業材質
瓌偉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
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論曰語云當仁不讓於師顏氏子亦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苟得其
道自方於舜不爲之太過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歟參以
五利受售不繫能否儒行缺矣輕薄之徒終喪厥德旅獒之戒人子
其惟慎諸

設奇沽譽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錦襖子半

臂袖卷謁之公大奇之會夜飲更衣賓從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有慚不稱耳既而復易之紅錦尤加煥麗衆莫測矣

王璘舉日試萬言科崔詹事觀察湖南因遺之夾纈數匹璘翌日以中單襜褕衣之以詣崔公接之大驚矣

酒失

崔櫓酒後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宋人衛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略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人多記之

杜工部在蜀醉後登嚴武之床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子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於是少解

韓衮咸通七年趙蔭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之際趙公與之首宴公屢賞歐陽琳文學衮睨之曰明公何勞再三稱一複姓漢公聘

然爲之徹席自是從容不過三爵及杏園開宴時河中蔣相以故相
守兵部尙書其年子泳及第相國欣然來突衆皆榮之袞厲聲曰賢
郎在座兩頭著子女相公來此得否相公錯聘而去及泳歸公庭責
之曰席內有顛酒同年不報我豈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與之歡醉

矣

史萇上李中丞書禍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身府幕塵忝下寮而
擅犯威重前後非一中丞審萇豈非知禮之人豈非感恩之人自拜
揖馬塵十有二載盃酒歌詠久蒙提攜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賜賞
鑿辟書府及陪接萬里星霜二年正當策名之時豈願固有干觸此
蓋命之牽陷一至於此實非常情之所料也豈非十二年間東馳西
走肝膽塗地竟無所成鬢髮頽白幸逢推薦恩命垂至自貽顛危昏
昏薄言罔知攸處豈非命矣豈非命矣且初坐之時每舉一盞酒未
嘗不二思其過似覺體中有酒亦哀請矜量旣對衆賓復不敢苦訴

唐

撫

言

卷十一

六一中華書局聚

俄而迷亂乍合若怪魅以憑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寧悟哀哉微命有此舛剝中丞蹤寬以萬死莫亦無所施其面目不卽引決者伏念累世單緒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兒息封樹何日先靈靡安痛此纏迫乞哀殘喘今髡翦首髮自爲毀責期在粉骨永知此過中丞旋旆之日願隨一卒步走後塵洗節布誠以期他効伏願少垂舊惠戀戀故人無任憂悸感切之至謹投書閣下荒辭無敘萬不申一仍憑押衙口哀謝不宣莫再拜

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後因爭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上獻府主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

犬離主

越管宣毫

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

筆離

毛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爲驚玉貌郎君墜不得華軒

更一嘶

馬離廐

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裯都緣出語無方

便不得籠中更喚人鸚鵡離籠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交交

銜泥穢汙珊瑚簾不得梁間更壘巢鸞離巢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

似眼水精宮都緣一點瑕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珠離掌戲躍蓮池

四五秋常搖朱尾弄輪鉤無端擺斷芙蓉朶不得清波更一遊魚離

池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

手上擎鷹離主蒼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筍鑽牆

破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離亭鑄瀉黃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

遭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鏡離臺馬上同攜今日盃湖邊還

折去年梅年年祇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

酣還命管絃來罇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元公詩

論曰蕭琛以桃杖虎靴邢紹以絳絲糾髮所務先設奇以動衆後務

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為一時之口實者也鄭公之服錦王公之

衣纈得無意於彼乎苟名實相遠則服之不衷身之災沈酗之失聖

唐摭言卷十三

敏捷

王勳絳州人開耀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閣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勳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詠一吟而已故場中號

為温八吟對因坊善雨令曰十披坊中策六坊出會金闕堂

段維晚富辭藻敏贍第一常私試八韻好喫煎餅凡一箇煎餅成一

韻粲然

此條雜見卷十海敘不遇門

昭宗天復元年正旦東內反正既御樓內翰維吳子華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會不頃刻上大加賞激

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札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飛花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白中令鎮荆南杜蘊常侍廉問長沙時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罇前喜氣龕盧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龕公極歡而罷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髻鬋還應露指尖

柳棠謁梓州楊尚書女因赴社宴楊公逼棠巨魚棠堅不飲楊公口占一篇曰文章謾道能吞鳳杯盞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陪社宴定應遭者老尚書棠應聲曰未向燕臺逢厚禮幸陪社會接餘歡一魚

喫了終無媿鯤化爲鵬也不難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常怒一宮嬪久之旣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有蜀牋數十幅因命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忿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十疋令宮人拜謝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飛卿於簾前試之爲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啓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舩誤爲竹篙濺水濕近座之衣公爲之色變慶餘遽請彩牋紀一絕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覽之極歡命謳者傳之矣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亭見李湯給事題名索筆記之曰渭水秦山豁
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祇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鄭仁表起居經過滄浪峽憩於長亭郵吏堅進一板仁表走筆曰分
陝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然湯路旁著個滄浪峽真是將閑攪撩
忙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舩梁太祖受禪姚洎爲
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
曰頗知其人構思甚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舩太祖應聲謂洎
曰卿便是上水舩也洎微笑深有慚色議者以洎爲急灘頭上水舩
也

矛盾

令狐趙公鎮維揚處士張祐嘗與狎讌公因視祐改令曰上水舩風
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應聲答曰上水舩舩底破好看客莫倚拖

沈亞之嘗客遊爲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
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
不當嘍囉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水部

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
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
乃吟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
爲問頭拈矛楯之曰鄙薄問頭之誚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經
長恨辭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豈不是目連訪母
耶

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曰或云寄白樂天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

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箴之曰假

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

心
方干姿態山野且更免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龍邱李主簿者不知何

許人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盃酌龍邱目有翳改令以譏之曰

干改令諸人象令主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

未見眼中安障龍邱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干嗜鮓只見

手臂著襪未見口唇開幘一座大笑

惜名

李建州嘗遊明州磁溪縣西湖題詩後黎卿為明州牧李時為都官

員外託與打詩板附行綱軍將入京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餘

然非作者所為後薛能佐李福於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

豈易哉悉打去諸板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或謂文公以觀文止高乎當世

蓋謂己高乎古人也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及第最中的者賦頭八字曰德動天鑒
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弘辭復試此題頗慮浩賦逾己
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啓緘尙有憂色及覩浩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
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

至楊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

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顧曰白樂天所謂能全

其名者也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羣玉校書相遇於嶽麓寺羣玉揖之曰公

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

曰唯子之命羣玉因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覽之略不佇思而繼之曰

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散野叉頭羣玉知之訊之他事矣

論曰構思明速稟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盾相攻其揆一也
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堯舜其猶病諸

無名子謗議

貞元中劉忠州任大夫科選多濫進有無名子自云山東野客移書
於劉吏部足下公總角之年奇童入仕有方朔之專對無枚臯之敏
才佳句推長竿妙入神善謔稱名字不正過此以往非僕所聞徒以
命偶良時身居顯職方云好經術重文章賣此虛名負其美稱今年
聖上虛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權所期公有獨見之明清平爲首豈意
公有專恣之幸高下在心且數年以來皆無大集一昨所試四方畢
臻公但以搜索爲功糾訐爲務或有小過必陷深文旣毀其髮膚又
貶其官敘使孝子虧全歸之望良臣絕沒齒之怨豈以省闈從容之
司甚於府縣暴虐之政所立嚴法樹威脅人云奉德音罔畏上下使
聖主失含宏之道損寬仁之德豈忠臣之節耶主上居高拱穆清之

中足下每以煩碎之事奏請無度塵黷頗多呈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氣懾選士膽驚內以承寵承榮外以作威作福豈良臣之體耶且兩京常調五千餘人書判之流亦有碩學之輩莫不風趨洛邑霧委咸京其常袞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袞以小道矯俗以大言誇時弘辭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竊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掌於王言豈一句在於人口以散鋪不對爲古以率意不經爲奇作者見之痛心後來聞之撫掌奈何輕蔽天下之才以自稱爲己高以少取爲公道故卻至自伐稱兵處父尙云終喪其族以茲偏見求典禮闡深駭物情實乖時望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聖人用心異代同體袞云親奉密旨令少取入等豈聖人容衆之意耶爲近臣而厚誣干處士之橫議甚不可也況杜亞薄知經籍素懵文辭李翰雖以辭藻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慎舉人自貽伊咎又常袞謂所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對經以史對史皆未點對考爲下等先翰有

常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甯氏魯侯之令出季孫又常無欲云在陵室而須開闕夷盤而不可豈以經對史耶又嚴迪云下樊姬之車曳鄭崇之履豈以史對經耶數十年之間布衆多之口縱世人可罔而先賢安可誣也今信四豎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爲頭以敢告車軒爲尾初類是頌翻乃成箴其間又金盤對於玉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覩縷張載華以江臯對灋洛朱邵南以養老對乞言理目未通對仍未識並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則童子何知裴通以因人見錄苟容私謁豈謂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於美醜無太阿之利安可議其斷割使五千之人囂然騰口四海之內孰肯甘心況弘辭大國光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都東京者棄而不收常袞大辱於國豈以往來敗績自喪秣陵之使今日復讎欲雪會稽之恥雖擢須買之髮袞不足以贖罪負廉頗之荆公不足以謝過況所置科目標在格文盡無弘辭

固違明敕欺天必有大咎陵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實負明公
以此求相實負蒼生況公爲主司自合參議信袞等升降由己取捨
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結舌不得語罔上若是欺下如斯豈以天
德蓋高帝閹難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弄權嗚呼使朱雲在朝汲
黯當位則敗不旋踵安能保家宰輔侍郎非公等所望也無名子長
揖詩曰三銓選客不須嗔五箇登科各有因無識伯和憐吉獠弄權
虞侯爲王申載華甲第歸丞相裴子門徒入舍人莫怪邵南書判好
他家自有景監親

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勳烈謂
標魯公之後故擢之巍峨旣而問及廟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
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
魯公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爲無名子嘲曰主
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

此條雜見卷八誤放門

趙鷲試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爲狀元或爲中貴語之曰侍郎旣
試王者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狀元得無意乎鷲由是求出華州
劉允章試天下爲家賦爲拾遺杜裔休駁奏允章辭窮乃謂與裔休
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尋亦改官

光啓中蔣蟠以丹砂授善和韋中令張鵠吳人有文而不貧或刺之
曰張鵠只消千軟絹蔣蟠唯用一丸丹

論曰飛書毀謗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過不公足以推命睚眦
之無益於己夫子之謂桓魋孟子之稱臧倉其是之謂與

唐摭言卷十三

唐摭言卷十四

主司稱意

天寶十二載禮部侍郎陽浚四榜共放一百五十人後除左丞

至德二年駕臨岐山右補闕兼禮部員外薛邕下二十六人後至大

曆二年拜禮部侍郎聯翩四榜共放八十人

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帖經後改京兆尹刑部侍郎

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
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其日午後放榜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二十九人至
二月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

天祐元年楊涉行在陝州放榜後大拜

二年張文蔚東洛放榜後大拜

主司失意

大曆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託不得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榜日竄逐並不得與生徒相面後十年門人田敦爲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別駕敦始陳謝恩之禮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

會昌六年陳商主文以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受王起

咸通四年蕭倣雜文榜中數人有故放榜後發覺責受蘄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貶蘄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號略中書舍人知制誥宇文瓚制敕朕體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早以藝文薦升華顯清貞不磷介潔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司貢籍期盡精研旣紊

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或致其紛拏榜掛先場進退備聞其
差互且昧泉魚之察徒懷冰孽之憂豈可尙列貂蟬復延騎省俾分
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
仍馳驛赴任

蕭倣蘄州刺史謝上兼知貢舉敗闕表臣某言臣謬掌貢闈果茲敗
失上負聖獎下乖人情實省己以兢慚每自咎而惶灼猶賴陛下猥
矜拙直特貸刑書不奪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戀奉嚴譴以奔
馳不駐羸驂繼持舟楫臣二月十三日當日於宣政門外謝訖便辭
進發今月一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性稟朴愚材昧
機變皆爲叨據果竊顯榮一心唯知効忠萬慮未嘗念失是以頃升
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闈亦緣舉職統旆身流嶺外望絕中朝
甘於此生不到上國伏遇陛下臨御大寶恭行孝思詢以舊臣徧霑
厚渥臣遠從海嶠首還闕廷才拜丹墀俄捧紫詔任掄材於九品位

超冠於六曹家與國而同歸官與職而俱盛常思惕厲免悔尤己
塵銓衡復忝貢務昨雖有過今合具陳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過文
柄士林所重者無先辭科推公過卽怨讟並生行應奉卽語言皆息
爲日雖久近歲轉難如臣孤微豈合操劓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時至
公是以不聽囑論堅收沈滯請託旣絕求瑕者多臣昨選擇實其不
屈人雜文之中偶失詳究扇衆口以騰毀致朝典以指名緘深懇而
得敷陳奉詔命而須乘郵傳罷遠藩赴闕還鄉國而只及一年自近
侍謫官歷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別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唯
勤郡政緝綏郭邑訓整里閭必使獄絕冤人巷無橫事峻法鈐轄於
狡吏寬宏撫育於疲農蠶立微勞用贖前過伏乞陛下特開睿鑒俯
察愚衷臣前後黜責多因奉公秉持直誠常逢於黨與分使如此時
亦自嗟寫肝膽而上告明君希衰殘而得還帝里豈望復升榮級更
被寵光願受代於蘄春遂閑散於輦下臣官爲牧守不同藩鎮謝上

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知在何時備繁辭而併陳今日馳魂執筆流血拜章形神雖處於遐陬夢寐尙馳於班列臣無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闕屏營之至謹差軍事押衙某奉表陳謝以聞

做與浙東鄭商綽大夫雪門生薛扶狀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計盡得於邸吏久不奉榮問惶懼實深某自守孤直蒙大夫眷獎最深輒欲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冀當克副虛襟鑒雪幽抱伏以近年貢務皆自閣下權知某叨歷清崇不掌綸誥去冬遽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載筆忝幸實多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壅遏末俗蕩滌訛風刈楚於庭得人之舉而騰口易唱長舌莫箝吹毛豈惜其一言指頰何啻於十手旣速官謗皆由拙直竊以常年主司親屬盡得就試某敕下後榜示南院外內親族具有約勒並請不下文書斂怨之語日已盈庭復禮部舊吏云當年例得明經一人某面責其事卽嚴釐革然皆陰蓄狡恨求肆蠹言致雜文之差互悉羣吏之構成失於考議敢

不引過又常年榜帖並他人主張凡是舊知先當垂翅靈蛇在握棄而不收璞鼠韜懷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脅制於一時遺恨遂流於他日今春此輩亦有數人皆朝夕相門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書某堅守不聽唯運獨見見在子弟無三舉門生舊知纔數人推公擢引且旣在門館日夕卽與子弟不生爲輕小之徒望風傳說曰筆削重事閨門得專某但不欺知白之誠豈畏如簧之巧頃年赴廣州日外生薛廷望薦一李仲將外生薛扶秀才云負文業窮寄嶺嶠到鎮日相見之後果有辭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人傳是蕃夷外親嶺南巨富發身財賂委質科名扶卽薛謂近從兄弟班行內外親族絕多嶺表之時寒苦可憫曾與月給虛說蕃商懷此謗言豈麤相近況孔振是宣父胄緒韓綰卽文公令孫蘇薦故奉常之後鴈序雙高而風埃久處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沈其餘四面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繁於簡牘不敢具載某裁斷自己實無愧

懷敦朝廷厚風去士林時態此志惶撓豈憚悔尤今則公忠道消奸
邪計勝衆情猶有惋歎深分却無憫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豈正德
而亦同浮議久猜疑悶莫喻尊崇幸無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論麤
陳本末希存舊知臨紙寫誠含毫增歎特垂鑒宥無輕棄遺幸甚
乾寧二年崔凝榜放貶合州刺史先是李浣附於中貴既憤退黜自
計推之上亦深器浣文學因之蘊怒密旨令內人於門搜索懷挾至
於巾屨靡有不至

唐摭言卷十四

...

...

...

...

...

...

...

...

...

...

...

...

...

唐撫言卷十五

雜文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爲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尙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敕放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脩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爲常式至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李昂與舉子矛盾失體因以禮部侍郎專知

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榜頭豎黏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袞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

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曰文皇更以殊帛書之迥異劍玉則受之

南院放榜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板樣及諸色條流多於此列之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

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墻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

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籬在垣牆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拆裂文榜

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

開成二年高侍郎錯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復前詩題

為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辭入貢院日面試一人對士十四人

大中中都尉鄭尚書放榜上以紅牋筆札一名紙云鄉貢進士李御

以賜鎬人貢至正五十月請依共貢限發一百四十三人衣七六

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嘗夢見及覺左右奏徵卒

故曰俄於髣髴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於夢中朕今此宵

失良臣於覺後

高祖呼裴寂為裴二 明皇呼宋濟作宋五

德宗呼陸贄爲陸九

高祖呼蕭瑀爲蕭郎

宣宗呼鄭鎬爲鄭郎

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於靈座之上

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
詩仙浮雲不繫各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
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鄉一愴然

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院院牆東地色初分
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
鶯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會惆悵去年中

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對夜艾方罷宣賜金
蓮花送歸院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階下俄傳吟曰學士歸院
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唯至尊方有之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學士旣赴召

中貴人頗以絺綌爲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餠食之甚美旣而醉以醇酎二公因茲苦河魚者數夕上竊知笑曰卿不禁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銀餅餠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許宣令并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

白樂天以正卿致仕時裴晉公保釐夜宴諸致仕官樂天獨有詩曰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颻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酪酏夜深臨散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長慶中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

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僕爲東府試官所送進士

開成中戶部楊侍郎汝士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尚書妹壻時樂

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

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

椀饒兄用罨畫羅裙盡嫂裁覓得黔婁爲妹壻可能空寄蜀茶來

李石相公鎮荆崔魏公在賓席未幾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時石

猶在鎮故賀書曰賓筵初起曾陪罇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

下此李隲之詞也
時爲節度巡官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歲溥鎮徐巨容

鎮襄岌鎮許俱假端揆故能詩曰舊將已爲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

書

崔安潛鎮西川李鋌爲小將廣明初駕幸西蜀鋌乃蜀帥帶平章事

安潛乃具寮耳曾趨走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錫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令狐趙公在相位馬舉爲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爲方面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柰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爲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并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勳有功先是上面許成功與卿揚州旣而難於爽信卽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卽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羣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韋承貽咸光中策試夜潛紀長句於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試迴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丸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韻聲纔唱第二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

光化初幾爲圯墮者有所廢楊洞見而勉之遂留之如故

趙渭南嘏嘗有詩曰早晚麤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渭南一

尉耳嘏嘗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攜

去會中元爲鶴林之遊浙帥

不知姓名

窺之遂爲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

因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

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於嘏嘏時方出關

途次橫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尙書差送新

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

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

條流進士

咸通中上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執手亦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相國魁梧甚故有此句

此條已見卷十二輕佻門

閩中進士

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清淡令之以詩自悼復紀於公署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蓓長闌干飢澁匙難縮羹稀飭易寬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啄木觜距長鳳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詔以長溪歲賦資之令之計月而受餘無所取

歐陽詹卒韓文公爲哀辭序云德宗初卽位宰相常袞爲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袞以辭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爲主客

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于時詹獨秀出袞加敬
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也詹死於國子四門助教
隴西李翱爲傳韓愈作哀辭

賢僕夫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以箠楚百餘不堪
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

武公幹常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
歸就養公堅留不住公旣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
後酒醒長見在牀前同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尋本末未得

盧鈞僕夫

己具宴集門及鈞
孫蕭僕夫並同前

李元賓與弟書云賴一僕傭賃以資日給其文頗勤勤敘之而不記

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譙公之傭也公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爲其類

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你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縱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堂吏為官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克敬驟然曰我使頭及第後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官大笑時謙公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公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既而執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舊話

一曰聞多見少迹靜心勤省閑遊事知己也卷頭有眼投謁必其地也肚裏沒嗔得失算命羣居用和進趨揖讓偶有蹶失則雖有烜赫之文終負生疎之謂也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古人有言見多成醜之謂也凡後進遊歷前達之門或慮第要投謁慶弔及時不必孜孜求見也如其深知己下歲寒之契師友則不然也三曰上等舉人應同人舉推公也中等舉人應丞郎舉計通塞也下等舉人應宰相舉

切忌

就門生手裏索及第

求僧道薦屬姑息

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

誇解作客

愛享後進酒食

沒用處

天寶二年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等主試祿山請重試制舉人第一
等人十無二御史中丞張倚之子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
謂之拽帛

高煥者錯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箇蜣蜋推一箇屎

塊不上

蓋高氏三榜
每榜四十人

薛昭儉昭緯之兄也咸通末數舉不第先達每接之即問曰賢弟早
晚應舉儉知難而退

論曰七情十義靡不宗於仁而祖於禮者矧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
三益之門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利辭垂於簡編侷於粉纈

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頂天踵地惟呼最靈有德者未必無文其上也
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元不耀者其唯聖人
乎柰何近世薄徒自爲岸谷以含毫紙墨爲末事以察言守分爲名
流洎乎評品是非適較今古竟不能措一辭發一論者能無愧於心
乎故僕雖題親詠折衝罇俎者皆列於門目斯所以旌表贍敏而予
盾榛蕪也亦由辱以馬羈而俟之鶯谷知我者當免咎與若乃先達
所傳臧否人物雖不研究根本皆可著鑑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諺
其有迹處阜隸而行同君子者苟遺而不書則取舍之道賤賢而貴
愚忠孝之本先華而後實七十子之徒其臣於季孟者亦其類而已

唐撫言卷十五

韓愈

宋曾直諫風故息

唐撫言十五卷無宋槧可讎所見者唯一二照宋鈔本後有嘉定辛未鄭昉題識者最爲近古所稱白頭本是也按第十卷載應不捷聲價益振蔣疑條云白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粧後人罔知改作白頭于字義則易明於用意則甚乖雅兩堂槧本亦仍其失世人輕改古書東坡固嘗病之矣余旣從邵腹仙處假得舊本是正益歎校訂之難倘異日宋槧種子尙見人間或恐金根日及有不止於是者是又深望而未敢必者也嘉慶乙丑荷誕日琴川張海鵬識